

五月中旬的一日下午，走出“春及庐”小屋，开始游贤园。“春及庐”在贤园入门处，是奉贤作协驻地，原是湖边养鸟人居住的一间小木屋。文友、奉贤作协主席汤朔梅据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诗意，命名“春及庐”，好名字引来春色满屋。三五文友，在此喝喝茶，聊聊天，笑声不断，春意盎然。

贤园是奉贤新造的园林，缘由是怀念贤人。进园就是一座塑像，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，宽袍大袖，手握象征礼乐教化的竹简。这是言子，名偃，又称叔氏，春秋吴国琴川人，今江苏常熟人。在常熟虞山脚下，建有言子墓。言子是孔夫子3000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，晚年践行孔子“吾门有偃，吾道其南”心愿，回到江南讲学，曾在奉贤开设学馆，传授儒学及中原的先进文明，言子教授学龄弟子，用礼仪教育百姓，使这块常常海水倒灌的蛮荒之地成为“海隅处处可闻礼乐之声”的“滨海文墨之区”。在言子的倡导下，百姓挑担筑高沿海圩堤，荒地成为良田。当地尊言子为贤人。清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，从华亭划出设置新县，“为奉言子之贤也”，取名奉贤。

言子塑像的周围，竖立着一圈奉贤贤人的塑像。其中，有奉贤肖塘人卫泾，南宋淳熙十一年（1184年）考中状元，他与朱熹是好友，著有《后乐集》50卷。有奉贤青村陶宅村人袁凯，孜孜不倦攻读诗书，洪武三年以布衣被授为“监察御史”，所做七律《白燕》“故国飘零事已非，旧时王谢见应稀。月明汉水初无影，雪满梨园尚未归。柳絮池塘香入梦，梨花庭院冷侵衣。赵家姊妹多相忌，莫向昭阳殿里飞。”被

眼前突兀见到一棵高大的泡桐树。忽然想起穆青写的通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》，焦裕禄在地处黄河故道的兰考县，为治理风沙、内涝、盐碱这三害，带领农民大种泡桐树。如今，兰考县已脱去贫困县帽子，泡桐树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看到河边有棵桑树，这棵桑树很是高大，我印象中桑树是低矮的，很容易攀爬。望着大桑树，我想起小时候住在工人新村的岁月，那里是市郊结合部，放学后，有时会走到嘉定长征人民公社村庄的河边，爬上一棵桑树，采黑红紫红的桑葚吃，一直要吃到嘴唇发黑肚子饱饱，才

列为明初佳作。有奉贤青村镇陶宅村人、“吴下乡贤第一流”的张弼，开创了明代草书艺术新境界，被誉为“吴中草圣”。还有藏书大家何良俊、大文学家宋懋澄、著名诗人唐汝询、浦东才子黄之隽等文人名人。这些奉贤的贤人，都是受到了言子的润泽啊！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，一个贤人带出了一群贤人子孙，中华文化就这样代代相传。

在这些贤人群像背后，是一大片由花草、灌木、树林构成的园林。

首先见到一片梅林。湛绿的树叶间，一颗颗青青的梅子在枝头站立，想起成语“望梅止渴”，还真的有点口舌生津。接下来看到的是杏子树，四面斜伸的树枝上，长满了椭圆形树叶，像是朝天空撑起一把翠绿色的大伞。

漫步间，我走到一棵白皮松前。这种树在北方居多，在北京的故宫里长得高大壮实，我眼前这棵白皮松还小，枝干斜斜地向上伸展，松针疏漏，日光透过松针，星星点点地了一地。我读《吴冠中传》，知这位大画家喜欢画白皮松。白皮松亮堂，主干上色块斑驳，分枝上曲折多变，有韵律感，适合画入油画。

眼前突兀见到一棵高大的泡桐树。忽然想起穆青写的通讯《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》，焦裕禄在地处黄河故道的兰考县，为治理风沙、内涝、盐碱这三害，带领农民大种泡桐树。如今，兰考县已脱去贫困县帽子，泡桐树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看到河边有棵桑树，这棵桑树很是高大，我印象中桑树是低矮的，很容易攀爬。望着大桑树，我想起小时候住在工人新村的岁月，那里是市郊结合部，放学后，有时会走到嘉定长征人民公社村庄的河边，爬上一棵桑树，采黑红紫红的桑葚吃，一直要吃到嘴唇发黑肚子饱饱，才

那天去看病，医生问哪儿不好，我随口说了句“心疼”。因为常去，医生有点熟，便调侃道：是不是你买的股票跌了？我立即意识到自己用错了词，连忙摇摇头，指指心脏部位：是这里疼！“哦，心绞痛！”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后，随即进行了相应的治疗。

事后想想，倒也挺有意思。说“疼痛”时，对身体的大多数地方如手脚四肢、前胸后背，可以说“手疼”“脚疼”“肚子疼”，而涉及头和心脏这两个重要部位，语义就变得复杂起来：“头疼”可以指头部疼痛，也可以表达为难或讨厌的感觉；至于“心疼”，则基本与心脏病无关，专表怜悯爱惜之情。这大概是因为古人对人体的结构和功能有独特理解，认为人的思想感情都来自心脏，所以除了“心疼”，还有“心想”“心爱”“心仪”等。

那年春天乍暖还寒之际，女儿出生后被裹在蜡烛包从医院接回家中。几天后，为了给她洗澡，我解开了包裹。一看之下，不由一惊：她右手的大小臂弯曲着紧紧粘连在了一起！这肯定是她小臂用力上举，却因蜡烛包太紧而无法复位所致。我像揭两张粘在一起的湿纸那样，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分开，心疼得要命：宝贝，你怎么不哭叫啊？

幼小的孩子让我们心疼，是因为他们太嫩弱！当我们有了呵护疼爱稚子的

体验之后，再把目光移向自己的双亲，就会惊讶地发现他们头发已花白，身躯也有些佝偻。这时，我们的心也会有点疼：一向为我们遮风挡雨的爸妈开始衰老了！幼时和晚岁被人疼，是一种幸福；到了中年上疼父母，下疼孩子，则是一种责任！

心疼幼弱的儿女和年老的父母，是人之常情。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则不但要有悲悯的胸怀，还需要有惠及他人的能力。古往今来，具备这种能力者，首推地方官员。至于他们有无爱民之心，就要看当地百姓的运气了。正是因为存在这种或然性，古人才把地方官称为“父母官”，以期时时提醒他们，要以父母疼爱子女之心对待治下的百姓。

心疼百姓的“父母官”，清代以书画闻名的郑板桥（名燮）应该算一个。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；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他不仅以诗言志，还真心为民事。《清史列传》说他“官潍县时，岁歉人相食。燮大兴修筑，招远近饥民赴工就食，籍邑中大户，令开厂煮粥轮饲之，有积粟责其平粜，活者无算。”郑板桥做县官十二载，廉洁爱民却得不到升迁，61岁时“以请赈忤大吏”，辞官回乡。一个老人，最后不得不靠卖字画度过晚年，想想也真让人有点心疼！

心满意足回家。

一棵水杉树出现在我眼前。它树干笔直，直插云霄，比周边的树都要高出好多。在我曾下乡的江西，水树很多。它笔直的树干，不歪不斜地往上生长，似乎在启示：做人，也要挺直腰板。

见到一棵山茱萸小树，像一个美丽的少女，亭亭玉立在小径旁。顿时想起王维的诗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

我来到一排樱花树旁。樱花已谢，想想要是在三月底四月初樱花盛开的时节来此，将会感受到多么五色斑斓的美丽啊。可是樱花的美是短促的，怒放后迅速凋谢，容易联想到人生的短暂，令人伤感。然而，人的一生，能如言子之贤，被后人记住，传颂，敬仰，那么虽死犹生，他的生命就进入永恒了。

暮色四合的时分，我依依不舍向贤园告别。

心疼

杨斌



边看边聊

社区附近的一条小街上，一家奇怪的店开张了。说它奇怪，因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，它已经三次“乔迁”。这是第三次，而前两次它也都在社区附近现身。虽然招牌还是那个“某某五好家园”（这次在招牌下又加了一行小字“文军食品店”），但不长的时间三迁其址，又不离社区，令人生疑。

奇怪之二是这小店的格局。仅一开间的门面，进门是一个小厅，陈列着诸如酱油醋大米之类的样品。的确只是样品，因为这些只是给人看的，以证明那“文军食品店”的真实性。小厅里面有一个差不多同样面积的“会议室”，而过道上则摆着几只洗脚机吸氧机。这可是为顾客免费服务的福利。

每日里进出这里的大多是社区的退休老人，我的老丈人和丈母娘前段时间也成了这里的常客。八十多岁的老人，却从不辞辛苦，频频光顾这“五好家园”。起先颇得了些甜头，

买到些便宜的鸡蛋大米之类。然后就开始买回些据说神效保健品的东西。有一种居然还堂而皇之写着“诺奖”字样，说是得过诺贝尔奖的。保健品骗局我们当然在新闻上见识过，于是提醒二老小心上当。提醒了一段时间，并不见效，而最近警情骤响！二老居然拿出全部积蓄，还要向我们借款若干，准备大举买进据称补肾神品的一种营养饮料，美国出产，区区30毫升，售价475元。这还是最优惠价格，据说马上要加征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，“以后就没这个价了”！

我太太闻讯自然火急攻心，速速前去劝阻，结果差点被赶出门。二老最强硬的回答是，对方“不是亲人胜似亲人”。这句话就噎得我太太差点厥倒。她差不多天天要去看望二老，送去蔬菜或烧好的油面筋塞肉之类。如今二老话说得这么绝情，我倒真是慌了，忙叮嘱太太不要“硬碰硬”。想来二老失去理智也有缘由，因丈母娘早就深信那是“救命神药”，如今女儿不让买，这岂不是要断其长寿之路！斩断母女情分绝不容情！

我知二老已深陷骗局，在那小会议室内反复观看宣传视频，洗脑已很彻底，绝非我等子女苦口婆心所能唤醒。再想社区中招老人又不知几何呢？此事干系不小，必须立即向政府举报。主管部门反应神速，仅两天，反馈即来了：已去该店查过，该店证照齐全，但不能违规经营此种“保健品”，勒令其改正。得此令，我们终于拿回了丈母娘预付的几万元订金。丈母娘此番能如此配合，一是政府有令，二是我找美国的同学生查了。那“神品”在美价格每瓶仅合人民币166元。这个事实，让丈母娘颇为受伤，因为她一度差点“认亲”。但那年轻的王经理在交出钱款时，很霸气地对丈母娘道：“我们是不怕查的！你以后想买也没这个价了，而且我们不会卖给你，除非你女儿陪你一起来买。”

听到这番转述，我不由深思：这位骗子虽年轻却厚黑大胆，并颇得此行三昧。一些高龄老人智商减退，又不关心时事新闻，只要以健康长寿为饵，就会轻易中招。而此类交易均无发票，监管者难以取证。

灰店，这是我对这家店的定义。本质是黑的，披着灰色的外衣。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大街小巷，这样的灰店形成了一条可怕的灰色产业链，贪婪地吞噬着中国退休老人的养老血汗钱。我仿佛看见这些灰店骗子傲慢地当街而立，神情冷漠，鄙视地望着熙熙攘攘的城市。“我是骗子，我快活。我是骗子，我怕谁？”然而，真的就让他们如此地快活下去吗？



灰店

思济

估衣

丁纯



估衣，小摊贩出售的旧衣、次品衣。不知当今几人还识得估衣的词义，而在我孩童时代，估衣却解决了贫苦人家的穿衣的困窘。

老家是有名的濠城集，贸易非常活跃。多年前，赶集既是农民的物质生活，也是精神生活。农民自种青菜，自养鸡鸭，背到濠城集换取生活资料。日子虽然不能是有滋有味，但也是苦中有乐。

有年秋天，母亲背了一筐青菜去集上卖，回来时，带回了一件圆领衫，朝我头上一套，不大不小，正好。那件圆领衫八成新，胸口织着一只梅花鹿。穿上圆领衫上学，神气极了，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目光。母亲告诉我，这件衣服很便宜，就是稍微旧了点，不碍穿。

邻居家的小手，平时脏兮兮的，也穿了件洋气的夹克衫，那种布料是当时流行的“太子呢”。我也吵着母亲，要弄一件近似的衣服，母亲没吭声，过了几天逢集，她又提了一口袋大蒜去集上卖。夕阳下山时，我看到母亲远远走来，手里拎着件漂亮的“太子呢”。

母亲告诉我，街上有个估衣摊。这些货都是来自蚌埠的，一些工厂效益不太好，有些货挤压久了，占资金不说，工人还发不出工资，厂长便鼓励工人下乡卖东西。一到逢集，大卡车停在路边，人头攒动，非常热闹。

而今，估衣这个词成了冷僻词了。到商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名牌服装，搞不清买哪件好。前段时间，我朋友穿了一件灰色的呢子外套，我开玩笑说，你这件衣服真像估衣，他茫然以对。吃穿不愁的年代，没有人在乎你穿什么，而看你如何看待吃穿。穿估衣，做善事，不亦乐乎？



老街即景

华致中

手戴着手套紧握拉杆，娴熟地拉扯着长长的姜糖。另一端，年轻妇人左手扶挂钩，右手握方盘，凑接散落的糖屑。两人配合默契。

偶见如此独特“风景”，我即刻抓拍。须臾，“粉丝”渐多。刚刚还是稠稠的姜糖团，经反复绕圈、甩拉，渐渐地变白、柔韧、蓬松。那师傅因拉着长而晃荡的姜糖，身子缘拉力作用而后仰，脸带微笑，劳动并快乐着！

梅城的雨

梁聂玲

手掌心一半大小，浑身碧绿，一个个憨态可掬。清明前后，草药在细雨中悄然冒头，我们就披着雨衣挎着篮，去农地摘艾草。刚采回来的艾草水灵灵的，煲烂后外婆把它揉搓进糯米粉，燃起柴火蒸锅，烟雾袅袅，我和小弟小妹团团围着，垂涎欲滴，外婆的脸也若隐若现。幽暗的厨房顶亮着一小盏昏黄的灯，从参差的瓦片滴落的毛毛细雨混在艾草的香气里，令人无比沉醉。

后来因为一些原因，我们搬家了。离城市更近，老屋也变成了高楼。

曾经随处可见的三轮车已难寻踪影。来来去去，终是一场场下过的雨。飘雨的夜，格外寂静。我停下学习，独亮起桌上一小盏昏黄的灯。夜夜陪读至深夜的母亲已不堪睡意，在身旁睡得正酣。窗半开着，湿润的空气吹起轻薄的窗帘。我裹了裹被子，满足地闭上眼，对下一次的雨夜仍然满怀期待。

越长大越明白，喜欢一场雨，热爱一片景，迷恋一座城，或许是因为雨有多柔，景有多美，城有多好，而是在那座城里，那片景里，那场雨里，有谁存在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

初夏一日，赴昆山千灯采风。至小镇南街，忽见前方众人驻足围观，哟！原来在“张记姜糖店”门口，有人在拉姜糖。

这活儿是姜糖制作的重要工序之一。事先，将配比好的红糖、白糖、麦芽糖及姜末混合。置锅内用文火熬煮成糊状，后倒在案板上冷却，经拉成松脆条状，最终制成糖粒（块）。只见窄窄街中央，一年轻壮汉，双

摄影